

桂
苑
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前不久的假期,我辗转三条地铁,历经约莫四十分钟,抵达了阔别二十年的“豫园”。

走出地铁口,远远便望见那座耸立的砖雕门楼,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。熟悉的场景撞入眼帘,往昔一幕幕在脑海次第浮现,万般思绪在心底翻涌。我静静地凝望着眼前的“豫园”,在心底轻声说:“豫园,久违了……”

二十年前,我初到上海,青涩懵懂。

那年中秋前夕,我带着满心期待与兴奋,第一次走进豫园老街。之所以到这里,是听同事说在这儿可以买到礼帽。

父亲一生偏爱礼帽,家中那顶陪伴他多年的礼帽已略显陈旧,边角微微磨损,却始终干净整洁。每到中秋过年访友,父亲都会细心戴上,身姿挺拔,眉眼温和,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。那时的我,看在眼里,悄悄记在心里,总想着

走过流年,又见那顶礼帽

□ 陈子君

为他换一顶崭新的。

那天周末,阳光明媚。豫园老街桂香满城,街巷摊贩林立,各种叫卖声与游人的谈笑声交织,一幅热闹繁华的烟火景象。

我在一排排摊位间穿梭,细细挑选,仔细地比较着礼帽的款式、面料和色泽。

我记得,摊位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礼帽,有黑色的绅士礼帽,端庄沉稳;有棕色的休闲礼帽,随性自在;有深灰色的礼帽,雅致内敛……我在一顶顶帽子间驻足徘徊,想象着父亲戴上新帽子的模样,内心盛满细碎又滚烫的期待。

几番斟酌,我选中了两顶同款的呢子礼帽,一顶纯黑,一顶深灰。帽檐轻卷,线条流畅而简约。

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礼帽,指尖抚过细腻柔软面料,仿佛看见了父亲满意的笑容。

此后,我静静地等着返乡的日子。

回到家,当我把两顶礼帽送到父亲跟前时,父亲眼中满是惊喜和感动。他拿起深灰色那顶戴在头上,对着镜子左右端详,开心地笑着。那一刻,我觉得我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往后的日子,父亲经常交替着戴着礼帽出门,遛弯散步,走亲访友,这是姐姐电话里告诉我的。

岁月匆匆,一晃二十载春秋悄然远去。父亲离开我,也已有许多个年头了。每逢月圆将近,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他戴着礼帽眉开眼笑的满足。

岁岁月圆,岁岁人缺。世间最遗憾的莫过于月圆依旧,故人难寻。父亲戴着礼帽的模样,早已深深定格在我的岁月里,成为我余生最温柔、最珍贵的念想。

偶尔听老歌,看见手机屏幕弹幕:初听不知曲中味,再唱已是歌中人。

如今再次来到豫园,恍惚间,自己似乎真的成了“曲中人”。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景象,仿佛在抚摸岁月的年轮,擦拭着那些平凡却深情的回忆。

豫园老街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独特符号,于我而言,却藏着一段与父亲相关的往事。

临别“豫园”,我悄悄买下一顶深灰色礼帽,带回家,妥帖地放进衣柜中。

转眼,月圆又将临近。

世间所有收存的旧物与念想,皆是温暖的归处,亦是岁岁年年,默默护佑我的山河与心安。

说“吉”

□ 吉卫平

这辈子,我跟“吉”字算是紧紧绑在一起,分都分不开——那是我的姓氏。

“吉”字笔画简单,上为“士”,下为“口”。古时候的人说,有德行、有修养的贤良之人,说出的话都是温厚善语、吉祥良言。士者,有德之人;口者,所言也。德言相配,方为“吉”。所以自古以来,“吉”就代表着平安、顺心、好运、安康,是老百姓心里最温润、最讨喜的字眼。

大吉大利、吉祥如意、借你吉言、甄选吉时、吉星高照……世间众人,没有不喜爱这个带福运的“吉”字的。我姓这个姓,心里头自有一份踏实与自豪。当初给女儿取名“喆”,双吉相叠,寓意大吉大昌。

回头看看自己这一辈子,纵然姓吉,也并非事事顺心如意。该经历的坎坷磨难,一样都没少。

跟“吉”相对的“凶”,常常不请自来,猝不及防。儿时一场突发高烧,我得了脊髓灰质炎,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。症状虽不重,却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年轻时想上大学,找份心仪的工作,还有参军报国的心愿,全都成了泡影。辛辛苦苦操劳大半辈子,临到退休,又因小儿麻痹后遗症,连原本健康的那条腿也中了招。再加上早年为了生计透支身体、日夜奔波,退休后腰椎撑不住了,不得不植入十四根钉子,才勉强撑住身子。面对这般境遇,虽有多灾多难的波折,也只能随遇而安。

好在年轻时,我也迎来了真正的逢凶化吉、趋吉避凶——我



■ 守望者摄影

冷雨

射穿欲望的泡沫

《空枪》观后感

□ 王丽娜

走进影院,《空枪》扑面而来的是90年代香港厚重的年代质感。故事围绕万梓强展开,几次扣响空枪的幸运,让他产生被命运眷顾的错觉,一步步实施抢劫、绑架,和警方、富商展开漫长对峙。银幕上冷峻的特写镜头,见证他从不不甘底层到彻底疯狂。

影片的画面极具代入感,没有过度美化港风滤镜,街头斑驳的墙面、老旧楼宇、朦胧潮湿的霓虹,都带着岁月的尘土气息。镜头偏爱人物特写,举枪时紧绷的指节、角色额头上不断渗出的冷汗、对峙时刻凝滞的面部表情,不需要激烈的爆炸枪战,单单依靠镜头的压迫感,就能让观众手心冒汗。朱一龙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。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演文艺片的斯文男演员,结果他演的万梓强,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是空的。特别是他越成功越膨胀那段,嘴角往上翘,但整个人像踩在薄冰上,你知道他迟早要掉下去,可他自己不知道。有一场戏他站在天台上往下看,风把他衣服吹起来,那个镜头延续了挺久,我那时候突然觉得,这人不是狠,是疯了,而且是一种自己没意识到自己疯了的状态。

在情节安排上,故事节奏张弛有度。万梓强从底层小人物铤而走险,依靠一

把没有子弹的空枪制造威慑,从机场劫案再到绑架富商,贪欲随着一次次侥幸不断膨胀。警匪之间的斗智博弈层层递进,内地警察开宏刚联合香港警方跨地域追踪,没有神化主角,追捕过程充满阻碍与波折。万梓强的犯罪团伙内部矛盾也逐步显现,同伴的动摇、分歧,不断预示这场疯狂赌局潜藏的危机。电影没有刻意渲染犯罪的爽感,也没有简单脸谱化塑造悍匪。我们能看见万梓强底层生活的窘迫,理解他想要翻身的渴望,但并不会因此共情他的恶行。

作为一部160分钟的长片,《空枪》节奏张弛有度,港风质感与内地叙事视角完美融合,既有港式犯罪片的凌厉,又有现实主义的厚重。它用一把空枪,射穿欲望的泡沫,也让观众在震撼之余,读懂命运最朴素的真理:所有靠侥幸赢得的东西,终会因贪婪尽数归还。



有幸娶了一位漂亮贤惠的妻子。

退休以后,家里家外的大事小事,全靠老伴一个人操持。我的日常起居、衣食住行,也全靠她悉心照料,不离不弃。几十年来,她从没抱怨过,也从没懈怠过,用日复一日的陪伴,为我撑起了一个安稳的家。这份好运最核心的来源,就是她。想来,姓氏不过是个符号,真正带给我温暖与扶持的,是身边这个人。

经历了几十年风雨,尝遍了酸甜苦辣,我渐渐明白:“吉”从不许诺人生一帆风顺。世间万事,本来就是福祸相依、否极泰来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这都是人生常态。真正的吉运,从来不是上天赐予的,而是存于心、践于行,终究在于人为。

士有德,口有言,德言相配,吉自在其中。



■ 庆贺(篆刻)



■ 万众欢腾(篆刻)

陈永春